

台灣原住民文學 3

台灣的原住民族

宮本延人 著



台灣原住民族文學3

台灣的原 住民族

著者
譯者
文字編輯
美術編輯

宮本延人
魏桂邦
林岱瑩
吳雪霞

發行人
發行所

陳銘民
晨星出版社
台中市大有街13號
TEL: (04) 3250509 FAX: (04) 3263425
郵政劃撥: 02319825

法律顧問
排版
印刷
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2500號
甘龍強 律師
昌新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世豐印刷廠
中華民國81年10月20日

總經銷

知己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公司〉 台北市羅斯福路2段79號5F之8
TEL: (02) 3672044
FAX: (02) 3661596
〈台中公司〉 台中市大有街13號
TEL: (04) 3264909
FAX: (04) 3263425

定價 150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ISBN 957-583-242-6

Published by Morning Star Publisher Inc.

Printed in Taiwan

編序

少年時的宮本廷人因受鳥居藏龍所著之古代史影響，開始對史學產生興趣，後經松本信廣博士的指導，而如願進入慶應大學史學科就讀。

慶應大學求學期間，曾修習了柳田國男的民族學課程，並參加了「大山公爵」的挖掘活動等等，均使他獲益匪淺。畢業後經移川子之藏教授之介紹，於一九二八年來到台北帝國大學（今台灣大學），擔任土俗人種學教室助手，也使他後來得以有機會完成此書。

宮本廷人窮盡畢生精力研究調查台灣原住民族，其輝煌的成果獲得世人極高的評價。而台灣原住民「溫馨、直樸、盛情的待人態度」，正是促使作者懷著感恩的心情去從事研究的主要原因，他並說：「台灣也是我的故鄉」，更可見其對台灣的深情。而他對於台灣原住民族問題的 research 熱情，直至 84 歲，還一直未曾稍減。

目次

一、台灣原住民研究之始末

1. 前言——6

2. 研究的開端——8

3. 台灣總督府博物館——11

二、自台灣出土之遺物種類

1. 考古學的遺物——20

2. 出土遺物與高山族——22

3. 出土遺物與原住民文化——24

4. 台灣出土錘石的二種形式——29

三、文獻上所記載的台灣諸民族

5. 台灣出土的石棺群	31
6. 台灣島內的巨石建造物	34
7. 高山族的土器與出土器	35
1. 漢民族之移住台灣	42
2. 西歐諸國之進出台灣	46
3. 荷蘭人的進出與基督教傳教政策	47
4. 西班牙之進出	48
5. 荷蘭占領時之蕃社名	50
6. 中國統治時代初期(關於土蕃)	57
7. 關於烏鬼蕃	62

四、平埔族

1. 何謂平埔族——66
2. 平埔族之種類——67
3. 平埔族略述——71

五、高山族

1. 關於蕃地行政——82
2. 高山族之調查研究的開始——85
3. 高山族種族分類之變更——90
4. 各種族的居住地區及領域——93
5. 各種族的略述——95
 - a 泰雅族 b 賽夏族 c 布農族
 - d 曹族 e 阿美族 f 排灣族
 - g 卑南族 h 魯凱族 i 雅美族

六、台灣原住民的源流

1. 各種族的移動——206

2. 由發祥說追溯其民族的遷移——213

3. 台灣原住民族移民台灣的假說——215

4. 西海岸的高山族西移的問題——218

後記

——221

一、台灣原住民研究之始末



攝於排灣族支社（右端為著者）

1. 前言

以「原住民族」稱呼台灣的原住民，可說是一種空泛且勉強的說法。這和在日本常見到所謂「先住民族」的稱呼，這種由於考古學和人類學的進步，已可推知現在的日本人和昔日繩文時代或彌生時代或更早以前的日本原住民族，有著藕斷絲連的關係又有著顯著的不同。因為，台灣的原住民和今日在台灣且占大多數人口的漢人，基本上並無血緣上的關係，所以談到如何稱呼這些台灣的原住民的問題時，並非如想像中地簡單。

所以說，解釋台灣原住民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日據時代（一八九五—一九四五）曾將所謂「高砂族（高山族）」稱之為「蕃人」，也常以「原住民族」稱之。這有著自古就在台灣生活的民族的意味；也用以區別後來由大陸輾轉來台且佔人口的大多數的漢民族。

台灣島首度出現在歷史舞台，是在十七世紀，也就是在一六二四年荷蘭人侵佔澎湖群島的時代。在這之前，荷蘭人便在爪哇島的巴達威（現在的雅加達）成立了東印度公司，與東方各國進行貿易。當時荷蘭人的海上貿易，曾一度稱霸世界。爲了取得貿易的

據點，便染指了當時位於台南外港的小島「安平」，並築有熱蘭遮（Zeelandia）城。後來更在現在的台南市內建立普洛文蒂亞（Provincia）城，以作為行政首府——即今赤崁樓的前身。

昔時，已有許多漢人居住在那裡，荷蘭的富商和衆多的漢族商賈聚集，使得街頭呈現一片昇平的景象。原先居住在此地的人，便是所謂的「平埔族」。根據史書記載，當時居住在此地的中國人，已經高達二萬五千戶到三萬戶了。

關於自中國大陸遠渡而來的漢人，自古即少有記錄。即使是中國本身的歷史文獻，也是到了清代以後，才有詳細的記錄。更早的史書或旅行誌或其他的文獻，都很少出現漢人到此定居的記載。但是，若能以澎湖群島作中繼站，以當時的航海技術而言，渡台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據推測，以漢人旺盛的生命力，或許在更早的年代，早已來過台灣，並與當時的原住民融和在一起了。

另外，中國有關台灣的文獻記載，大都祇限於西海岸的平原地帶。至於山岳地帶或台灣的東海岸地方，則都以「山後之地」或「化外之地」而一筆帶過。這或許是住在山岳地帶未歸順的原住民，因高聳的中央山脈阻礙了與漢人的交往吧！

暫且不論現今居住在此地的漢人。漢人以外的少數民族，才是筆者今日所要討論的重點所在。

2. 研究的開端

一九二八年春天，台北帝國大學（現國立台灣大學）草創之初，該校的文政學院也同時設立。其中土俗人種學研究室也誕生了。我的恩師移川子之藏先生以教授的身份赴任，而我則以他的助教身份來台。

台北帝國大學位於距離當時台北市中心五公里外的郊區，因合併了當時的台北高等農林專科學校，而校地倍增。理農學院和文政學院再加上後來的農林專門學院合併而成爲帝國大學。我赴任的當時，舊農林專科學校本部的紅色磚瓦建築，便是當時的大學本部，而幣原坦校長便駐在此地。

我是一九二八年五月隨著移川先生的赴任，首度來到這所大學的。大學的校門口有一書寫著「台北帝國大學」的大柱子。修剪得整齊劃一的草地分布在通往校本部大樓的兩旁。左右兩邊，則充斥著校舍建築工程施工中的吵雜的噪音。

在拜訪過幣原校長之後，在校方人員的引導下，我來到專為助教準備的宿舍。那裡已有文政學院史學系的助教前嶋信次和政治學系的助教木下廣居兩人先我而到，都是剛到任。在自我介紹之後，都為自己能遠從東京來到此地共聚而倍感親切，也奠定了我們日後長期交往的基礎。令人遺憾的是，歲月不饒人，他們兩位皆已先我赴黃泉了。

距離開學的日子還早，校舍也正在趕工當中；不論是教授的研究室或教室，都暫以昔日高等農林學校的校舍急就章地將就著用。但在校本部有一個房間，好像早就專為我準備在那裡似的，那便是伊能嘉矩先生的藏書房了。

關於伊能先生以後會有詳細的介紹。他是在一八九六年來到台灣從事台灣史的研究。後於一九〇六年回到他的故鄉日本岩手縣遠野鎮。在台北帝國大學草創之初，移川教授才由其遺族手中拿回為數眾多的蒐集圖書和參考資料。由於研究室尚未完工，所以這些藏書就暫時放在校本部的一間小房間裏。而幣原校長本人也是一位歷史學家，在就任之後對台灣史的研究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正好手邊就有伊能先生的藏書，所以他便利用課餘的閒暇飽覽這些珍貴的史料。而負責這些書籍的整理，便成了我的第一份工作。伊能先生的藏書中，有很多有關高砂族的珍貴民俗資料，本來也都放在遠野鎮，好不容

易才讓渡到台灣。原先是寄放在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現台灣省立博物館）。但祇要學校的研究室完工後，我想，自己將是這些書籍的負責人吧！那時我有著這份期待呢。

一兩天之後，移川教授拿著一些東西，一面嚷著「快來看看呀！」。那是三個經過仔細研磨的石器。其中一個是長約二十公分、寬約五公分、背面有稜角的筩狀石器，另外兩個筩狀石器則小得多了。這些都是爲了學校整地時需要土石，而在距離校園一公里左右的山麓間挖掘時出土的。土木工程的人便將這些交給學校，而成爲我們土俗人種研究室的第一號標本。高興之餘，我便火速地趕到現場，整整兩天瞪大眼睛看著工人挖掘，卻再也毫無所獲。

有關這第一號石器，移川教授在日後有關太平洋群島中波里尼西亞島上的武器研究上，曾與當地被稱爲「鉞」的武器作過比較，而提出論文。其後，又在台灣南部挖掘出長五六十公分類似鋤頭前端的大型石器，兩者或許是相類似的東西。這種大而無當的傢伙到底有何作用，真令人費解。移川教授傾著腦袋告訴我說，這些東西或許是在開墾時，用兩手持握用於挖掘樹根的東西吧。

3. 台灣總督府博物館

它可說是台北的玄關。由台北車站正前面的柏油馬路而下，是一棟充滿希臘風味的兩層樓建築。玄關處有歌德式的石柱，樑牆上也有希臘式的雕像，這便是台灣總督府博物館。這裡頭有台灣文化的介紹與物品的展示，平時開放給台灣民衆參觀，並可向遠道前來的日本訪客介紹台灣的文物。

自一九〇八年開館以來，陳列品分別有歷史、土俗、動植物、地質礦物、南洋土著民等的參考資料。有人說它是兒玉源太郎總督、後藤新平民政長官時代的記念性建築物，但我記得它好像是爲了慶祝日本大正天皇婚禮時，爲充當台灣慶祝會的會場，而建立的。由於是日本明治時代的建築，所以外觀上相當有氣派。但是當時建築物的骨架多採木造，在我前往的時候，它已有多處龜裂，而露出裡面的木材骨架了。或許它正是殖民地式的建築，所以才建得像是要威震當地人民的式樣吧。

據博物館的人員說，常有一位名叫尾崎秀眞的人前來，博物館委託他負責館內歷史、考古與民俗資料整理的工作。他於日本明治時代時即長住台灣，是著名的台灣古文書與

民族資料、石器、土器的蒐集家。在我的單身時代，就住在博物館的附近，由於剛來台灣，對於此地的事物一無所知，故常常前往博物館請教尾崎先生。所以我才得以從圓山貝塚中出土的石器、土器，尤其是位於台北近郊附近出土磨得相當細緻、條紋鮮明的石器中，獲得相當寶貴的知識。這對於後來我從事的台灣出土品研究，有相當大的幫助。

博物館土俗部的陳列品中，有很多有關原住民的民族資料。我用「土俗」這個稱謂，也許別人會對我投以異樣的眼神，但當時的人對於民族學，都是如此稱呼的。其中又以與真人等身大小，且穿有真的衣裳，或臉上有刺青，或正在織布的模型人，更是珍貴。我便是在此接觸到後來研究原住民生活的點點滴滴的。

由於這座博物館的營運是直屬台灣總督府。所以總督府內的文教局社會課課長，便兼任館長。並委託一人負責陳列的工作，其餘的工作人員則負責看守和打雜的事。

但是，在開館二十年後，創立台北帝國大學時，這座博物館也發生了一些變化。首先便是人員與機構的改革，再來便是有關館內各項資料的陳設，都由大學中的年輕學者負責。各部門都聘有專門的教授、副教授負責指導。有關考古學與民族學的部分，則委託我負責管理。於是我竟日埋首於標本的整理、採購與陳列的工作。至於地質學部分，

則委託當時台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院地質系助教丹桂之助先生，生物學部分則交由大學生物系講師立石新吉先生負責管理。在所聘請的顧問中，負責土俗學的是移川子之藏教授、歷史學則由岩生成一教授、動植物學有青木文一郎教授、地質學則由早坂一郎教授負責。至於當時的總督府圖書館館長山中樵，後來也受聘為顧問。

如此陣容雖然完備了，但我們這些助教由於本身的工作繁忙，祇能兩個星期抽一次空前來。但也和地質學的丹先生、動物學的立石先生，成為莫逆之交。在同一工作場所，如有各種不同專長的朋友，是相當有助益的。像是在挖掘貝塚中，如欲瞭解構成貝塚的貝類種類，祇要請教地質學的丹先生，便可馬上分曉。在地質學中，決定地層年代時，往往靠的就是該地層中所含貝類的種類而窺知的。祇可惜，博物館最重要的工作只是負責陳列。再加上，總督府認為，它最多只是在招攬前來台灣的觀光客，所以所編列的預算竟少得可憐。故無法發揮其應有的功能。我所負責的標本當中，有不少現已很難取得的民俗資料和寄贈而來的石器與土器，故更加難能可貴。

稍微偏離主題提一下，我記得曾有人寄贈同在博物館內工作的動物系立石先生一項珍貴的禮物。那是一頭被稱為人魚，學名儒艮，長達三公尺的魚形珍獸。雖然國家已將

其列爲國寶，禁止捕捉。但牠卻在台灣南部因爲傷重，而遭漁民捕獲。漁民將其交給公所，再輾轉送到大學動物系來。當然，不只是其他人，連教授都首次看到真實的儒艮。由於牠的體形太過龐大，無法放進教室裏面。所以只好在戶外將其解剖、處理、剝製成標本保存下來。由於立石先生曾打電話來我的教室，說有珍獸要解剖，所以我拿起十六厘米的攝影機，用整整一卷底片，拍下整個解剖的過程。由於有吃人魚的肉可以長生不老的老傳說，而且剝製後剩餘的肌肉都是燒掉的，故也有人提議要將其煮熟後下肚，但我覺得牠不應該被視爲一般的商品，所以沒有接受這項建議。

剛才曾說，博物館內有很多與台灣史有關的文物。像是明治二八年（一八九五年），據說是台灣割讓日本，而台北市民爲了歡迎日軍進駐台灣曾印製的日本手搖小國旗。這是在台北城北門附近所撿到的。

有一位黃淑敬畫家曾繪了台灣島全圖，該圖完成於康熙年間（一六六二—一六六三）寬六十公分，長達三公尺的地圖。不，或許稱之爲畫，反而比較恰當。絹布上可見重重疊疊的中央山脈、川流小溪。甚至村鎮的地方，也都仔細地繪有樹木、住家，且有地名。這都是古代台灣地名、地形、蕃社等詳細的資料。康熙年間，對台灣歷史而言，是相當